

5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sup>R</sup> 9297/1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盟會

傳稱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自周室東遷諸侯力政疆陵弱大侵小或夷狄交亂於中國或霸王臨長於庶邦繇是坎牲歃血之事作矣若大稱之以先代要之以明神形於載書以著其信誓及後世以

圖其終固宜守之而勿渝奉之而可久其或假壁易田乃成於詐讓捧盤執耳或至於紛紜可尋可寒逮乎長亂是糾是殛垂之空言自非仗仁義之名保丹青之誓恤病討貳以存亡國而討不睦勤王尊主以翼天子而訓諸侯苟異於斯亦鮮以濟

魯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笈

笈姑笈魯地魯國下縣南

在姑笈城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笈之盟

儀父邾子未奉王命

故不書爵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

始通也

初無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故曰始通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蠻夷皆氏羗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

居中國若戎子駒支陳留齊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

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

公辭

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

八月公及戎于唐

高平力與縣北有武唐亭

復脩戎好也

冬十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子帛裂繻子也莒魯有怨紀侯

既昏於魯侯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曰魯故也密莒邑淳于城陽縣東北有密繩

三年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

尋盧之盟也

四年春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

告亂夏公及宋公過于清

宿盟在元年

六年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

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

始平于齊

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脩好故言始平于齊

七年夏齊侯使夷仲年來聘艾之盟也

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盟于宿

冬陳及鄭平

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蒞盟

蒞臨也

壬申及鄭伯盟軟如忘

忘不在於軟血

洩伯曰五父不

免不賴盟矣

洩伯鄭洩駕

鄭良佐如陳蒞盟

良佐鄭大夫

辛巳

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平宋衛於鄭

有會期宋公以幣請

於衛請先相見

宋敬齊命

衛侯許之故遇於大丘是齊人

卒平宋衛於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禮也

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

八月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

一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

今公尋之故日以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

齊侯冬來告稱必和三國

公使衆仲對曰

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

不承受君之明德

九年七月公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在琅邪莘縣南

時宋公不王

不供王職

鄭伯為王佐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郟

之役怨公不告命

入郟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郟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

公怒

絕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故會防以謀伐宋

十年三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盟于鄧為師期年會防謀伐

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宋鄧魯地

六月公會齊侯鄭伯于左桃左桃宋地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邾也榮陽縣東有墮城鄭地謀伐

許也鄭伯將伐許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

桓公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

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

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言若進璧以假田

非久易也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結成二易田之事也傳以

經不書祊故獨見祊 盟曰淪盟無享國冬鄭伯拜盟

二年七月蔡伯鄭伯會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始懼楚也

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地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九月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

三年正月公會齊侯于贏贏齊邑今太山贏縣成昏於齊也公不

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敢血也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不盟也又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二年入衛今求成也

六年四月公會杞侯于成成魯城在太山鉅平縣東南來諮謀齊

難也齊欲滅紀故來謀之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一年王以與鄭故

求與仲成

八月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

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

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齊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

十一年春齊侯鄭宋盟于惡曹惡曹地名

九月魯大夫柔會宋公陳侯蔡侯叔盟于柝蔡叔蔡大夫叔

柝也柝北地名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成地十二月公會宋十闕

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二年六月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曲池

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公欲平宋鄭秋公及

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一丘也宋公以立利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

故不宋成未可知也秋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

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會鄭賂故與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

十四年春公會鄭公于曹脩十二年武公之好以曹地曹與會曹人致

餼禮也熟日食生日餼夏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千人即弟

語也其後為子人氏十五年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十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謀伐鄭將厲公也  
弗克而還

十六年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  
前年

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言議納

不正蔡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十七年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 平齊紀且

謀衛故也  
齊欲滅紀衛逐其君

二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尋滅之盟也  
越魯地稱字義與滅盟同

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鄒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

分爲附庸始於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厲公在櫟

故也

四年三月楚武王伐隨令尹闢祁莫敖屈重除道梁

澐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  
時秘王喪故爲奇兵更開直道澐水在義陽厥縣西

南東入鄭水梁橋也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 莫敖以下命入盟隨侯且

請爲會于漢汭而還  
汭內也謂漢西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於公蓋欲迎子糾也夾

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莒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莒亭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

以平宋亂

宋有弑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此柯今濟北東河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柯

始及齊

平也

始與齊桓通好

十四年冬周大夫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為文

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齊始霸

也

始為諸侯長

十六年十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鄭成也

書會魯會之不書其人微者也言同盟服異也陳國

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強陳侯會於

二大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容故齊桓因而進之遂班在衛上終於春秋滑國都今在河南緄氏縣幽宋地

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

盟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鄆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

二十二年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高侯齊之貴卿而與魯之

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示霸業

二十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十有二月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在滎陽巷縣西北

二十七年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二十二年齊亂而齊納敬二十五年鄭支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一心于齊今始

也

冬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將計衛也

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

魯濟蓋魯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桓行霸故欲為燕討難燕國今薛

縣

三十二年春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楚伐鄭在

二十八八年謀為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齊魯宋之

請見故進其班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

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

請復季友

也

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彌主而復之

齊侯許之使召請陳公

次于郎以待之

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次

季子來歸嘉之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蓋高侯也齊侯使來平魯亂信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

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

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公曹伯邾人于榿

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

盟于犂謀救鄭

犂即榿也地有二名

二年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服江黃也

貫宋

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及南安陽縣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陽穀

齊地在東平須呂縣北三年楚侵鄭故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

子友如齊蒞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也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詰齊受盟謙

也

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潰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蔡師次于陘楚使屈

完如師完及諸侯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也楚子潰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

齊之盛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陵潁川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

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

惠王太子鄭也不名而書會尊首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

月諸侯盟于首止

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

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世子

鄭伯逃歸不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以其逃

首止之盟故也

七年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謀鄭也

高平方與縣東有甯母亭音如甯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欵盟于洮謀王室也

王人與諸侯盟不譏者王室有難故洮曹地

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也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

也在喪公侯日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九月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義取修好故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

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

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南伐楚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

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畧晉侯乃還不復會齊

十三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

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守也致諸侯戍卒于周

十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莊丘莊丘地名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十六年十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邢侯曹伯于淮臨淮左右謀鄆且東略也鄆為淮夷所病故

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與盟而猶不服

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日南鄆子會盟于邾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

故不言如會鄆乃會之于邾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地於

齊齊亦脩桓公之好也

與盟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麇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宋為盟主故在齊人上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

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敗績秋宋公楚

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中國行禮會故

稱

二十五年冬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

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麗之役怨魯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

志降名以行事故曰脩文公之好

二十六年正月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號莒美無益以號為稱甯

莊子盟于向莊子甯速衛大夫向莒地尋洮之盟也

二十七年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

之非斥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故有以宋地盟

二十八年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欽孟欽孟衛地衛侯請盟

晉侯弗許

四月晉楚戰于城濮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鄭后之前三月鄭

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

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

丁未晉侯獻楚俘于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

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武叔以受盟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則於京師要言曰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裨隊其師

無克祚國獎助也渝變也殛誅也及而玄孫無有老

幼君子謂是盟也信合義信

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

盟于宛濮武子甯淪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

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今天誘其衷衷中

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

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

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方若

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反明神先君是

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言叔武之賢甯命之忠衛侯所以書

復歸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鄆子秦

人于温討不服也討衛許

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

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憇盟于翟泉翟泉今雒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

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秦小子憇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卿不

書罪之也晉侯始霸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故澆大典諸侯大

夫上敵公侯虧禮傷教故貶諸大夫諱公與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

可也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故可以會伯子男諸卿之見貶亦兼有此會故傳重發之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

狄盟不地者就狄盧張盟

文公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戚衛在頃丘衛縣西禮卿不會公侯

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晉侯疆齊田故公孫敖會之

晉取衛田正其疆界

二年三月及晉處父盟處父為晉正卿不能規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去

則非卿以微人常稱為耦以直賦不地者盟晉都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

晉四月晉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以大夫盟欲以耻辱魯也

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

番隴番隴鄭地滎陽東有隴城士出盟諸侯受成於衛故貴而書名氏晉討衛故也

討元年衛人伐晉司空非卿也士穀能堪卿士故書晉士穀士薦子

三年春正月衛侯如陳拜晉成也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秋晉

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

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莊叔以公降請拜謝其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

不慎儀君貺之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登成拜俱還上公賦嘉樂嘉樂詩大

雅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七年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滎陽卷縣西有扈亭不

分別書會人總言諸侯晉大夫盟者公後會而及其盟晉侯立故也冬徐伐莒

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蒞盟穆伯公孫敖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

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前

盟扈公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後至

會伊維之戎伊維之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書曰公子遂

瑛之也

十年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女栗地名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

諸侯也

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康承康宋地在蒙留襄邑縣西彭

生叔孫仲會伯卻缺冀缺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來聽楚命

十三年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杏杏地名請

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亦請平于晉公皆

成之鄭衛二於楚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子

鄭大夫公子歸生也鴻鴈詩小雅義取諸侯哀鯁寡有徂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

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亦有同微文子賦四月四月詩小

雅義取行役踰時思文家賦載馳之四章載馳詩鄘風之四章

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采薇詩小雅取其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許  
為鄭還不敢安居  
鄭伯拜  
謝公為行  
公答拜

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  
從於楚者服  
從楚者陳

鄭宋

十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奉使隣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

盟故不稱使其官  
皆從故書司馬  
貴之也  
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以成禮為敬故曰

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威儀華孫能率其屬  
以從古典所以敬事而自重使重而敬事則魯尊而

體篤故貴  
而不名  
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蕩

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  
謂華督魯孫也督殺蕩公

在桓二年耦會以罪人子  
故不敢屈魯君對其宴會  
請承命於亞旅  
亞旅上魯大夫

人以為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六月晉以新城之盟  
在前  
蔡人不與  
不與  
晉卻缺以

軍下軍伐蔡  
兼師二軍  
曰君弱不可以怠  
怠懈也  
戊申入

以城下之盟而還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

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  
齊人執使且數伐魯  
齊人賂晉

侯故不克而還於是  
有齊難是以公不會  
明令不序

公不  
會  
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惡其受賂不能討齊

十六年正月及齊平  
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  
公有疾使季孫

行父  
季文子  
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



間疾間疾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鄆丘齊地

十七年四月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

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六月晉侯蒐于黃父一名黑壤晉地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

也傳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則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公不與會齊難故

也十月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

賂請公會齊侯會於平州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以定公位篡立

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

拜成也謝得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

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

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

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盟于楚

三年春齊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于盟延鄭地為夏楚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孫桓子也始通且謀會晉也

公即位衛始修好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

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王叔桓公周卿士御天子

之命以監臨諸侯不晉侯之立也在二年公不朝焉又

同飲者尊卑之別也

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盟公不與盟

以賂免

黃父即黑壤也

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慢盟主以取執止之

辱故諱之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討不睦

也 謀齊陳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復伐鄭故盟也辰陵陳地

潁州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陳鄭服也

言楚與晉狎主盟

秋晉侯會狄于橫幽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

狄之役遂服于晉

赤狄路氏最強故服役衆狄

會于橫幽衆狄服

也 橫幽狄地

十二年十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衛

背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群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濟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

曰恤病討貳於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取之不討

貳也楚伐宋晉不取不恤病也

宋為盟主故伐陳

陳貳於楚故

衛人攻之

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

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十四年衛殺孔達

十三年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

救蕭在前年

君子曰清丘

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宋討陳之貳今宋見我晉衛不顧盟以恤宋而春秋貶宋大夫

傳嫌華椒之罪累反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五月楚師伐宋宋

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兵法因其卿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名因而利道之華元

蓋用此術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燂也

雖然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城下之盟

去我三十

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

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楚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杞邑

十七年六月公會晉侯曹伯邾子同衛侯盟于斷道

斷道晉地討貳師也

十八年春齊侯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疆為質于晉

晉師還蔡子朝南郭偃逃歸

晉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成公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晉地與晉盟懼齊楚

二年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

師敗績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鞏去齊五

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

鄆上鄆地名冬楚侵魯及楊橋孟孫請往賂之

楚侵遂深故孟孫請

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維

執斲匠人執鍼女皆百工織維織繪布者

人公衛為質公衛成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許秦之君

也故然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

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齊在鄭下非卿下所謂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

於是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楚不書卿貶惡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

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

匱乏也

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

也謂之失位

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君臣之別

三年十二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

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

子之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

尋宣七年盟

公問諸臧宣

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

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

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

降一等

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降大國二等

上下如

是古之制也

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

衛在晉不為次國

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

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

計等則二人位

敵以盟主

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五年十二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丘縣北有桐牢

鄭服也諸侯謀

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子靈圍龜也宋公不欲會以新

誅子靈為辭

七年秋楚子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同盟于馬陵

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蟲牢盟在五年

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九年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杞伯同盟于蒲 薄衛地在長垣縣西南 為歸汝陽之田故諸侯

貳於晉 歸田在前年 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馬陵在

七年 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競強也 范

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

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

至

十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晉侯太子

州蒲也稱爵見其生代父居位失人子之禮 為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故

會諸侯伐鄭 生立子為君父不父子不子書晉侯其惡名 鄭子罕賂以襄

鐘 子罕穆公之廟鐘 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 子然子駟

皆穆公子榮陽卷縣東有修武亭 辛巳鄭伯歸

十一年春公在晉人以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

而後使歸 前年七月如晉弔至是乃得歸

三月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 卻擘卻克從父兄弟

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蒞盟也 卻擘文子交盟魯晉之若其意一也故但

書來盟舉重畧輕

冬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克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秦晉為成將會於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

次于王城使史顯盟晉侯于河京史顯秦大夫晉欲擊盟

秦伯于河西就王城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

質信也齊一心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

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二年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

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

恤蓄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

之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贊幣也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計背

叛不來有淪此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

國俾使也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晉楚既成鄭往受命會于瓊澤

成故也晉既與楚成合諸侯以申成好

冬楚公子罷如聘且蒞盟報郤十二月晉侯及楚公

子罷盟于赤棘赤棘晉地

十五年三月公會晉侯衛侯及鄭伯曹伯世子成齊

國伐邾人同盟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弑太子而自立其事在十二年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汝水之南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為晉伐鄭

楚楚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沙隨宋地梁國

寧陵縣北不見公不及鄆陵戰故不公會尹子晉侯

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士子爵

十二月季孫行父晉卻犇盟于扈晉許魯平故盟

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邾人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尋戚之盟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十八年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

杼同盟于虛打虛打地謀救宋也

襄公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二年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

子之言故也武子將在齊齊人懼附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四月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孟獻

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

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

密邇仇讐仇讐謂齊楚與晉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言獻子能

固事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

士甸告于齊曰寡君使甸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

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

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甸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

不協乃盟于郟外與士甸盟 郟水名

六月公會單頌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鷄澤單頌公 王卿士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吳子不至道遠 楚子辛為

令尹侵於欲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 欲袁僑

清塗四 世孫 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 秋叔孫豹及

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 夫盟之匹敵之

宣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初吳子使壽

越如晉壽越 大夫 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鷄澤吳 不至今來謝之 且

請聽諸侯之好更請 會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

會吳且告會期以其道遠故使 魯衛先告期 二大夫皆受晉命而

會吳九月盟于戚會且盟吳戊陳也公及其會而不 書盟非公後會

蓋不以 盟告廟 穆叔以屬郟為不利使郟大夫聽命于會近

魯境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 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

七年十月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緩報非 貳之言 而

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 三年 公登亦登禮登階臣 後君一等 叔孫桓

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 並登 今吾

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 也 孫子



無辭亦無悛容

後改也

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

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委蛇順貌詩召

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禮

謂從者也

從順也

衡而委蛇必折

衡橫

也橫不順道必毀折

八年五月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

于邢丘

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以命朝聘

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獻蔡捷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甲戌師于汜

衆軍還聚汜汜

鄭地令於諸侯曰脩器備

兵器戰備

盛饌糧

餼乾食

歸老幼

示將又師 弔疾于虎牢

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

肆青圍鄭

肆緩

也青過也不書圍鄭途服不成圍

鄭人恐乃行成

與晉成也

中行獻子曰

途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獻子荀偃

也恐楚救鄭復屬之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敝罷也

吾三分四軍

分四軍為三部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來者楚也

於

我未病楚不能矣

晉各二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

猶愈於戰

勝聚戰

暴

骨以逞不可以爭

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

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

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

諸侯皆不欲戰

乃許鄭成十二月同盟于戲鄭服也

鄭服故言同

將盟鄭

六卿公子駢

子駢

公子發

子發

公子嘉

子嘉

公子軌

子軌

公孫

董公孫舍之

子舍

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門子卿之適子

晉士莊子為載書

莊子士弱載書盟書

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

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如違盟之

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

介猶

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

謂以兵亂力強要鄭

使其鬼神

不獲歆其禮祀其人民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

隘無所底告

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

唯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之亦如荀偃曰改載書

子駢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改之

公孫舍之曰

昭大神要言焉

要誓以告神

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

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之以盟豈禮也哉非

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

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

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遂兩用載書

十二月楚子伐鄭

與晉成故

子駢將及楚平子孔子僑曰

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駢子底曰吾盟

固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

質主也

所臨唯

信信者言之瑞也

瑞符也

善之主也是故臨之

神臨也

明

神不蠲要盟也獨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人

同盟於中分中分鄭地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祖吳子在祖晉以諸侯往會之故

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祖楚也會吳于壽夢也壽吳夢子乘

十一年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

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二乎數伐鄭皆罷于道路乃盟載書

曰凡我同盟無蒞年蒞積年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毋保

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

獎助也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二司天神羣臣羣祀

祀典者在先王先公先生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弟封君七

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祀似姓薛

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明神殛之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

陪其國家也陪斃也

九年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

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十二月戊寅會于

宵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救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不相備也

禁侵掠

十四年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甸齊人宋人衛人

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

吳于向叔老聲伯子也魯使二卿會晉敬事霸國晉人自是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故叔老雖介亦

列於會也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在會情慢不攝

故貶稱人蓋欲以督率諸侯獎成羈功也吳來在何

諸侯會之故也為吳謀楚故也謀為吳范宣之數吳

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將執戎

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曰來姜

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

瓜州地在今廢墟乃祖吾離被苦蓋蓋苦之別名蓋荆棘以來歸

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

分而食之中分也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若昔者蓋言

語漏洩則職文之繇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詰朝明也

不使復得與會事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會于土

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

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也裔遠也胄後也毋是翦棄翦削也賜我

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

驅其狐貍豺狼以為小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

貳不外叛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

戍焉在僖三於是乎有殺之師在僖三晉禦其上戎

亢其下亢猶當也秦人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諸戎倚之倚其足也與晉踣之踣也戎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

以從執政猶殺志也意常加殺無中二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

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

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

不與於會亦無膏焉膏悶也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

子無信宣子辭焉亂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信

不書者戎為晉屬不得時書於是子齊叔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

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並書二卿冬

季孫宿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黃莒人

邾人于戚

十五年春正月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戌盟

于劉

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人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温

人戊寅大夫盟諸大夫卒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間無

異事即上諸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

詩必類歌古詩當使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荀偃

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

齊為大國高厚若此知小國必當有從者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

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曹以下大夫

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之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即祝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

魯之界也取邾田自澗水歸之于我

十一月齊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名故穆叔會范宣子

干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

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引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盼敢不承命

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

乃城武城

冊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盟會第二

襄公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場

之盟故也

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楊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其盟結其好

六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汗北衛地

列國君部

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四十六

又近齊城故也齊與晉平

二十一年十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于商任商任地名錮欒氏也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涉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

在齊故復錮也

二十四年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伯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

克晉合諸侯以報前年見生

二十五年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朝歌役在二十三年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

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

八月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齊成故也伐齊而無

同盟以明齊以同盟

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會卿

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鄭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以討衛

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部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城西北

五十里有意城因姓趙氏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向戌

不書後也後會期鄭先宋不失所也此期至於是衛侯會



之 晉將執之不得 與會故不書

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按傳會者十

交相見邪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與宋則

與盟可知經唯序歷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貞

信也陳與晉會嘗在衛上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

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欲獲息 如晉告

趙孟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則用之

蠹 蠹害物 小國之大蓄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

許之 言雖知兵不得久 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

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

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

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

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

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

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

禮也周禮司馬 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宋何

掌會同之事 美 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叔向因享宴 戊申叔孫

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須無陳 甲寅晉荀盈從

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 丙辰邾悼公至 小國

自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 時令尹子木止 陳遣黑肱就晉

大夫盛盟載之  
言兩相然可  
下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  
楚之要言  
戊戌滕成公至  
亦小國  
子木謂向戌請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  
庚午向戌復於趙

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四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

能於秦也  
不能服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

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  
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

使驛謁諸王  
驛傳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所彈

以下書  
齊秦  
秋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使  
是夜也趙孟及誓

盟以齊言  
子哲公子黑肱素要齊其  
庚辰子木至自

陳陳孔與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  
曹許之大夫

皆至以藩為軍  
示不  
晉楚各從其偏  
看處北  
伯夙謂

趙孟  
伯夙  
曰楚氛甚惡懼難  
氛氣也言楚  
趙孟曰吾

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  
辛

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  
甲在衣中欲  
伯州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

信於楚是以求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

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

用有信太宰退  
大宰伯  
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

年求逞志而棄信則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

信以立志參以定之  
志言信三者  
信亡何以及三  
為

年子木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日何害也匹

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若合諸侯之

卿以為不信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

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

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

城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

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

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季武子

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西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

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教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私屬一叔孫曰邾滕人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

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所

得命今君惟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晉楚爭先爭

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先

軟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

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嘗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

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

歸晉之德只只非歸其尸盟也尸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辨具楚為晉細不可

乎欲推使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乙酉追正之

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

宋公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

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

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

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土也能歌神人欲

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

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

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蒞盟

七月辛巳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

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命小是以自從九月楚遠罷

如晉蒞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

二十八年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

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高也宋盟日晉楚從之交相

見故得朝燕國今蒞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

副已心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事以順其

志雖不與盟敢叛晉平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

行重丘盟在二十五年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

之盟

二十九年五月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

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公孫段百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攝行卿事杞子來盟文公也杞復稱子用夷禮

也魯歸其田故來盟

三十年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也會未

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人不克已自責而出會求財

宋財

昭公元年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

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

曹人于虢招實陳侯母弟不稱弟者義與莊二十五年公于友同今讀舊書則楚當先晉而先

書趙武者亦取宋盟貴武之存故尚之也衛在陳蔡上先至於會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

二十七年初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

欽介初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

如宋恐楚復得志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許晉而駕焉猶駕

陵也詐謂秉甲况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

耻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襄二十五年始為政以春

言故云再合諸侯襄二十五年會夷儀二十六年會澶淵三合大夫襄二

十七年會于宋三十年會澶淵及今會號也服齊狄寧東夏襄二十八年齊侯白狄朝

晉平秦亂襄二十六年秦晉為成城淳于襄二十九年城杞師

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

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言然宋之盟子

木其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

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

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種是稜稜種也種苗為稜雖有

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

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信也詩大雅僭不信賊害人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

是雖楚不為患楚令尹圍請用牲匱舊書加于牲上

而已舊書宋之盟楚恐晉先軟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軟血經所以不書盟晉人許之

三月甲辰盟

四年六月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項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

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歸始

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

之享啓禹子也河南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蓋啓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

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

陽之蒐周武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康有鄆宮之

朝鄆在始平鄆縣東有靈臺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諸侯于塗

山塗山在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人有踐土之盟

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選擇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王使問禮於

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

言聽聞謙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國子

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

伯故獻伯子男會公之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

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卒事

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

規左師子產所獻六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父

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

事於武城言為宗寡君將墜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

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經并徐子吳出也以爲貳

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侯侈自奢椒舉

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穆皆所以示

諸侯禮也諸侯所繇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

之仍緡皆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周幽爲

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皆所以示諸汰也諸侯所

繇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平王弗聽子產見左

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懷狠不過十年左師曰

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善亦

如之德而後興為十三年楚弒其君傳

册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四十七 九

六年十二月齊侯伐北燕七年正月癸巳燕人行成  
日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器 瑤璽

王楨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爨而動可也齊 大夫二月

戊午盟于濡上濡水出高陽縣東北 至河間鄭縣入易水燕人歸燕姬嫁

與齊賂以瑤璽王楨聳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楨匱也 聳一耳玉爵

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公孫遠適楚故叔 孫如齊尋舊好

九年春叔孫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

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 王所召不行會禮故不摠書

十一年五月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稷祥稷祥 地名修好禮

也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趙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愬厥愬 地名謀救蔡地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平丘在 陳留長

垣縣晉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三 萬人羊舌鮒攝司

馬鮒叔向弟 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

可有一 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 士劉子曰抑齊人

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 也君苟有信諸侯不

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

多矣董贅也庸功也詩 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車 在前者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 晉討



齊叔何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

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

之尋託用合叔何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

經業貢賦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

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

神明而後信義者不明棄其百事不終所繇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

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

以志業志識也歲聘問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

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再會而盟

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志

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於衆會也昭明于神盟也自

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嘗繇是興晉禮主盟

依元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之犧牲而布諸

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

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

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違速唯君叔何曰諸侯

有聞矣聞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

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

曳旆以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

恐之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

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也我之不共魯故

册存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四上 十一

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

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子以絕魯

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訐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

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

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

何敵之有牛雖瘠債於豚上其畏不死債什也南蒯子

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

因莒邾杞郕之怒四國近路數以小事相忿郕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

魯罪問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之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

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曰申造干

除除地為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再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

幕張幄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

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言子產每事敏於太叔及盟子產爭

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

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

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貢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

不應出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以好為事

靖息也行禮之命行禮之命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

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

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日諸侯若討其可瀆

乎瀆易也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二偷之不暇何暇

討二不一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有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

國公不與盟言邾莒之欲討魯故

十六年正月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蒲隧

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陵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

盟于蒲隧

十九年五月邾人邠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

終宋公伐邾事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竈齊

夫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也莒於是乎

大惡其君

二十五年春叔孫婣如宋夏叔詣晉會趙鞅未樂

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

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處下鄆秋公會齊侯莒子

邾子杞伯盟于鄆陵鄆陵地名謀納公也齊侯謀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自鄆行公至自齊居于鄆秋晉士

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令成

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

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

子梁宋樂初也貞子衛北宮喜曰

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

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

天救之也猶復安也休公徒之怒休息也而啓叔孫氏之心

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

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李

氏甚得其民准夷與之淮夷魯東夷有十年之備有齊楚

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

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也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至是

也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

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小國

而以難復以難納自齊君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

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世叔申世

叔儀孫也國尋盟尋平城成周也

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名脩邾好

也公即位故脩好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子杞伯小邾

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五月公及

諸侯盟于臯馳

召陵會劉子諸侯摠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昌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也故

也故

七年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地衛

徵會于衛

也

衛

侯欲叛晉

屬齊

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

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欲以齊師懼諸大夫

齊侯從之乃盟于沙

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八年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將

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

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

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

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

晉師將盟衛侯于

鄆澤

自瓦還就衛地盟

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

晉推齊簡子意欲屬辱之

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二子晉大夫

衛人請

執牛耳

盟禮尊者涖牛耳至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常涖牛耳故請之

成何曰

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

言衛小可比晉將

將軟涉

汜梭衛侯之手及椀

梭椀也血至椀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

賈

夫曰盟以信禮也

信猶明也

有如衛君其不敢唯禮是事

而受此盟也

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澗

結

晉曲澗衛地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尹辭僞

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尹

巢何戊曾孫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夾谷即祝其也

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

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

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

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

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

遽辟之辟去萊兵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孔丘使茲

無還楛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

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略不書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

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

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兩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

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稅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

若稅稗用稅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

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

治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地名

十一年冬及鄭平六年侵鄭之怨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

而叛故 叔還如鄭洺盟 還叔詰

十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

十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魏郡黎陽縣 東北有牽城 謀救

范中行氏 齊魯叛晉故 助范中行也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曹地 范氏故也 謀救 范氏

哀公元年八月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 絞邾 邾人受其上故賂以漸沂

之田而受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

句繹 句繹邾地取 邑盟以要之

六年春叔還會吳于柎

七年夏公會吳于郟 郟今瑯 琊縣

八年秋及齊平九月 臧賓如如齊洺盟 齊閭 齊閭

丘明來洺盟 盟閭丘 嬰之子

十二年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 尋 郟

盟 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周固 故心以

制之 制其 義 玉帛以奉之 奉質 神明 言以結之 結其 明神以

要之 要以 禍福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

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

寒 寒也 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

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 子羽衛 大夫 子羽曰吾方無道無

乃辱君吾不如止也子木曰吾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

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

木之斃無不標也擊標國狗之瘦無不噬也瘼狂也噬齧也而

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不盟

書吳吳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人之舍籬籬子服景伯

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

餼侯伯致禮以禮賓地主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吾不

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困也子蓋見大宰乃

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大宰語曰寡

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執子

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

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欲不來者子之讐也若執

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墮毀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

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

者難以霸乎大宰語說乃舍衛侯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七月

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吳為

大伯後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趙鞅呼司馬寅

寅晉曰日豈矣肝晚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

鞅與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

册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四十二 十八



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為

敵所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小待無與爭

乃先晉人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

十七年十二月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敬也蒙在東莞蒙

陰縣西故蒙陰城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

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

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

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魍發陽鄭也在十二年石魍石蔓姑之子武

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鄆衍則大國執發則小國據時執者無嘗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顛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

欲使魯還邾田封境至駘二月盟于平陽西平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

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之康子病之耻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思子曰若

在此吾不及此夫不及與越盟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

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齊宣公四十九年與鄭會于西城

康公十六年與晉衛會濁澤

趙成侯十三年與韓昭侯遇上黨

十七年與魏惠王遇葛孽左丘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入齊

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河

秦孝公七年與魏王會社平

二十年會諸侯于澤朝天子

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

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十四年與趙會鄗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二十一年與秦會彤

二十七年丹封名會 丹魏大臣

齊宣王七年與魏王會于河南

八年與魏王會於甄

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秦惠文王九年與魏會應

十二年會龍門

初更二年與齊楚會齧桑

趙武靈王四年與韓會于區鼠

秦武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

魏哀公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

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

十七年與秦會臨晉

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

楚懷王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

韓襄王十年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楚頃襄王十四年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魏昭王十二年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韓釐王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

趙惠文王十四年與秦會中陽

十六年與秦王會穰

二十年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年表云與秦會澠也先是秦王

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遇於西河外澠池趙

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

怯趙王遂行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酹曰寡人竊

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

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

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奉王以相娛樂風俗

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王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

進跪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

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

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

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相秦之

辭從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

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趙悼相王三年趙相魏相會魯柯盟

八年入秦置酒

齊王楚二十八年入秦置酒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攻伐

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所以錫壤開封建賢立德乃用其制以為藩屏暨夫衰世交相攻伐陳師鞠旅或勤王而討不庭遣將即或或主霸而存危國斯則近於仁義之舉得乎節制之道矣及乎以彊暴弱以

曲凌直生民之肝腦塗地而靡顧親隣之盟誓在耳  
而遽絕衰世之弊一至於此故仲尼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信  
哉斯言之可徵也

魯公伯禽宅曲阜

今兗州

徐夷竝興東郊不開

徐戎淮夷竝起

為寇於魯故

作費誓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

公曰嗟

人無譁聽命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勅之無使喧嘩欲其靜聽誓

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今征此

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

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冑豈無敢不至令攻堅使可用

備乃弓矢鍛乃戈

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備調弓矢鍛練戈矛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善

今

惟淫舍牝牛馬

今軍人惟大於舍牝牢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之

杜乃獲斂

乃寀無敢傷牝牝之傷汝則有嘗刑

捕獸機檻當杜寀之寀穿地以

陷獸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牝牢之牛馬

馬牛其風臣妾

逋逃勿敢越逐

馬牛其有奔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

臣妾祇復之我商賚汝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還敬復之我則商賚汝功賜與

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嘗刑

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嘗刑無

敢寇攘踰垣墻

軍人無敢暴劫人無越人墻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竊馬牛誘

臣妾汝則有嘗刑

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嘗刑

甲戌我

惟征徐戎

誓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

大刑

皆當儲峙糗糧備汝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與之死刑

魯人三郊

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

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峙其楨幹道近也題

日楨旁日幹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時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

無敢不供汝

則有無餘刑非殺

時具楨幹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一也然亦非殺

汝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郊遂多積芻蕘供軍牛馬不多汝則亦有乏軍具之大刑作此費誓遂平徐戎定

魯

隱公元年五月鄭伯克段于鄆初鄭莊公弟京城太

叔

京鄭邑今榮陽京縣大叔即段也

繕甲兵具卒乘

步曰卒車曰乘

將襲鄭

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古者兵車一乘甲十人步卒七十二人

京叛太叔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太叔出奔共

共國今汝

郡共縣

八月紀人伐夷

夷國在城陽莊武陽紀國在東莞劇縣

十月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

公孫滑共叔段之子

衛人為

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

號西號國也弘

農陝縣東南南有號城

二年十二月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國本陳留雍丘縣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

有婁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初宋殤公之即位

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

君之怨於鄭

謂二一年鄭人伐衛之怨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

除君害害諸宋公子馮君為王敵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

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河南

上蔡縣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

還

五年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

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

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

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臯縣

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二公子曼伯元子

秋衛師入邾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邾國也東

平父縣西南

九月邾人鄭人伐宋邾王兵故序鄭上宋人取邾田邾人告

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敵邑為道釋四年耳見伐之也鄭人以

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邾以報東門之役邾郭也

十二月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邾之役

六年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

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七年七月公伐邾為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為援今鄭復與宋盟

故懼而乃欲求宋宋故曰為宋討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

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

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嘗往剛不耻過君為三覆以待

之覆大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

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聃

逐之視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視聃師勇而無剛

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視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

戎師大奔復駢軍不復繼也十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鞏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

鞏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及言明鞏專行非鄭之謀也

壬戌公敗宋師于管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諫也辛未取郟

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郟防二邑歸功於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郟城高

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駢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

鄭宋奇兵承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

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圍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蔡人怒故不

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人入宋

十月壬申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邾也榮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謀伐

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七

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

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取叔盈又以螿弧登取叔盈鄭大夫

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偏也麾招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職貢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君許東偏許叔

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鄰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

手於我寡人借手於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亦

能其億父兄周姓辭臣其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

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餽齎也出奔在元年

其况能父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

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於地以壽終

天其以禮悔禍於許言天加禮于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

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

謁告也婦之夫日昏重婚日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佗族實

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

暇而况能煙祀許乎潔齊以享謂之禮祀講許山川之術寡人之使吾

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乃使

公孫獲處許西偏日凡而器用財賂無寘於許我死

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王室而

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裔

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裔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

爭乎

是年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

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

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固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

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以審曲直不宜輕闕犯五不韙而以伐人

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

也

桓公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公即征而來朝杞侯歸乃

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三年春晉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

為右武公曲沃莊伯子也韓萬莊伯弟也御戎僕也右戎車之右逐翼侯於分隰

汾隰汾水邊驂絳而止驂馴馬夜獲之及藥其叔共叔桓叔之傳藥賓

之子也身傅翼侯父子各殉所奉之主故并見獲而死

六年春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使遂章求成焉遂章楚大夫

夫軍於瑕以待之瑕隨也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

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

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師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

於齊甲首披甲者首

七年夏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公十一年王以與鄭

故求與鄭成秋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

邾邾王邾城

八年春滅翼曲沃滅之

夏楚子入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黃隨不會黃國今代陽使遂

章護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良請下之

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

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遙見楚師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

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

也弗從不從季良謀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

也關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關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

右車右也章之故以為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關伯比曰天

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九年春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韓服巴行人巴國在

巴巴縣江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道朔楚大夫巴客韓服

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鄧在今鄧縣南沔水之北殺道朔及巴

行人楚子使遠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鄧人所攻夏楚使

關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關廉楚大夫鄧養甥帥師救鄧

三逐巴師不克二甥皆鄧大夫關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

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關廉衡陳於其間以與關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師

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國在馮翊夏陽縣荀賈皆國名

十年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攻于郎故侵伐而書來

戰善魯之初北戎病齊在六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

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

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十一年春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鄭人軍於蒲騷

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鄭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鄭城蒲騷鄭邑後國名州國

在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鄭屈瑕

廉曰鄆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曰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

也邑亦國也君次于郊鄆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我

以銳師宵加於鄆鄆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鬪

志若敗鄆師四邑必離遂敗鄆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卒盟

貳軫

十二年冬公會宋公于龜宋地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

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

宋戰焉宋無信也

是冬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

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 樵薪也從之絞獲三十

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

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 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

盟而還

十三年春二月也也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

是春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及羅

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十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凡師能左右之日以

報宋之戰也在二焚渠門入及大達渠門鄭城門 達道方九軌伐

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 牛首鄭邑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大宮鄭祖廟 盧門宋城門

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春既謀之今書

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

鄭以飲至之禮也

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奚魯地皆陳日戰疆事也

爭疆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

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虞度也不度姑盡所備焉事至

而戰又何謁焉齊背盟而來公以信待故不書侵伐秋伐邾宋志也邾

爭疆魯從宋志皆趨之盟

莊公元年冬齊師遷紀邢鄆部齊欲滅紀故從其二邑之名而取其地邢

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鄆在朱虛縣東南北海都昌縣西有訾城

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國名也

三年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魯大夫疾其專命而行故去氏

四年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

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子者戰也然則楚於此始用戟為陳

王行率於楛木之下

楛木木名令尹闔祈莫致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

懼行成時穆王喪故為其兵更開直道澆水名梁橋也莫敖以王命人盟隨

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汭內也謂漢西濟漢而後發喪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惠公

朔也桓公十六年出奔齊

八年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期共伐邾陳蔡不至駐師于郎

以待甲午治兵治兵于廟習號號將以圍邾夏師及齊師圍邾邾

降于齊師二國同計而齊獨納邾秋師還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二公子各有黨子糾黨須

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秋師及齊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

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公子御及我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鮑叔乘勝而進軍志

也鮑叔帥師來言日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射桓公故曰讐

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

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生竇魯地召忽死之

十年春齊師伐魯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

日宋師不整可敗也公子偃魯大夫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

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北而先犯之雩門魯城南門皐北虎皮公

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九月荆敗蔡師于莘荆楚本號役攻為楚莘蔡地以蔡侯獻舞歸

獻舞蔡季

十月齊師滅譚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齊侯之出過譚譚不禮

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遂滅譚譚子奔莒

十一年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魯地宋為乘丘之

後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

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北杏齊地

以平宋亂宋有殺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

戍之戍守也

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北杏會齊請師于周齊欲

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夏楚

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七月楚入蔡

十五年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鄆州原屬宋而叛鄆故齊桓為之伐鄆鄭

人間之而侵宋

十六年夏宋人衛人伐鄭宋故也鄭侵宋也鄭伯自櫟入

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十八年冬巴人伐楚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

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於那

處那處楚地在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使闞敖尹之闞敖楚大夫及文王即

位與巴人伐甲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

取之遂門于楚攻禁城門闞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闞敖不能

宇城又游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巴人因之以伐楚楚

子禦之大敗於津為巴人所敗津楚地

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魯西鄙幽之盟魯使欲者會鄆之盟使

媵臣行所以二十六年秋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受敵鄆是邑上主兵

號人侵晉冬號人又侵晉

二十八年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敗績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人于桔秩之門秩

鄭遠郊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

之門也諫告曰楚幕有鳥乃止諫問也幕帳也



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閔公元年冬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

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卿在也夙趙衰以

滅耿滅霍滅魏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州三國皆姬姓

僖公元年七月楚人伐鄭荆姓改號曰楚鄭即齊故也九月

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伐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公還齊

入殺之因成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送姜師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

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莒人來求還慶

父之賂拏莒子之弟二年春晉獻公使荀息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公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

前是冀伐虞至鄆鄭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軫坂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

言虞報我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今虢為不

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號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眾指晉邊邑以侵敝邑之

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問號伐已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喜於厚賂而欲求媚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陽晉猶主兵不信虞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聘伯經書侵傳言伐本以伐興權行侵涼

三年四月徐人取舒徐國在下邳僅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師亦

取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

鄭大夫 棄德不祥 祥善也

四年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 遂伐楚次于陘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楚界猶未

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風逆蓋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 不虞君之涉吾地

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 召康公周太保

召公 五符諸侯 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九州之伯

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境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

言其盛 爾貢苞毛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苞 東也 束茅而灌之以酒 昭王南征而為 齊酒尚書 醴 茅茅之為異未審 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 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舫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

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

復君其問諸冰濱 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 楚不服罪

故進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如陘之師 師退次于召陵 觀強弱

完請 盟故 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

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 若出於東方觀

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東夷鄭莒徐夷也 觀兵示威 申侯曰

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 許出東方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

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其其

糧資扉屨其可也扉草齊侯說與之虎牢還以鄭執邑賜之

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冬孫叔戴伯帥

師會諸侯之師侵陳伐陳討不忠也

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晉侯三敗慶鄭諫弗聽及戰于

韓原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

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及晉侯歸臣欽若等曰晉惠公即位六年

為秦所虜殺慶鄭而後入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

族報施也報殲璧之施臣欽若等曰晉文公亡過曹僖負羈餽冷寘璧焉魏犇顛頡

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魏僖負羈氏魏犇

也魏犇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使問且視之

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躍三百躍超越也曲躍跳而踊也百猶厲也乃

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夏與楚戰于城濮晉中軍風

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旒日旃通白日旃祁

咄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

萑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

隨武子亡秋七月振旅愷以入於晉殺舟之僑以徇

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

服三罪顛頡祁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

之謂也

是年夏楚令尹子玉與晉戰敗于城濮楚成齊

九年十一月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粱而還討

晉亂也

高粱晉地在平陽縣西南

十一年冬楚人伐黃

黃恃齊故

十二年夏齊人滅黃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

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請諸夏故也三月孟穆伯

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次于長垣以待之秋伐厲以

救徐也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

楚敗徐於婁林

徐恃救也

十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韓晉地

獲晉侯初晉

侯許賂中大夫

中大夫國內執政但本等

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

不與

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界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城今河東解縣也

晉饑秦輸

之粟

在十年

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戰于韓原晉

戎馬還漳而止

漳足也還使旋也小駟不調故墜泥中

秦獲晉侯以歸

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五年齊伐徐救厲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

英氏楚與

國婁林役 夏師滅項 師魯師項國今汝陰項縣 淮之會公有諸侯

之事未歸而取項 淮會在前年冬諸侯之事會同講禮之事 齊人以為討

而止公 內諱執皆言止

十月齊桓公卒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故伐齊以納

孝公

十八年正月宋襄公以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三月齊人殺無虧 以說 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

之徒 無虧已死故 遂與宋人戰五月戊寅宋師及齊

師戰于甌 甌齊地 齊師敗績立孝公而還冬邢人狄人

伐衛 狄稱人者史異辭 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

衆曰苟能治之煨請從焉 煨衛文公名 衆不可 不聽衛侯讓 而

後歸于訾婁 衛邑 狄師還 獨言狄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 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 於

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有事祭也 甯莊子曰昔周

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 伯長也 天其或

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秋宋人圍曹討不

服也 曹南盟不修地主禮故

二十年春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

帥師入滑 公子士鄭文公子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

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堵俞彌鄭大夫

伐滑在二十四年

冬楚人伐鄭初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關毅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繇已而繇人乎哉

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孟孟宋地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

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

冬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伐邾為邾滅須句故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八月丁未公及邾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

懸諸魚門魚門邾城門

是月楚人伐宋以救鄭大司馬固諫曰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

固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與之弗敢救也已弗聽十一

月巳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

既齊司馬曰子魚也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

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軍左右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以討

其不與盟十九年盟于齊而密獨不會復召齊盟于鹿上故今討之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

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頓國今汝陰南頓也

二十五年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邢同姓也故名

秋晉秦伐郟郟本在商密秦楚界上楚鬬克屈禦寇

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

戍守也二子兵於秦人過折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

密昏而傳焉折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折縣隈陰蔽處係縛輿人詐為克折得其囚俘者昏

而傳城不城不欲令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

者掘城為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戍人

反矣乃降秦師秦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

折戍亦敗故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音者得囚二子

遂圍陳納頓子于頓為頓團陳

二十六年春齊師侵魯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齊北

夏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勞齊師使受命于

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洮盟在三年

秋楚人滅夔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秋歸縣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楚之遠祖也夔楚之別封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

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嘗祀而飾禮文

過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玉也

鬬宜申司馬子西也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初東門襄

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

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師能左右之日以寘桓公子雍於穀易

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空故使居穀以復齊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公卑杞杞不共也

八月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責禮也責不共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

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

五鹿五鹿衛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

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

墓為將發塚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四月戊辰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

也小子憇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鄴而舍鄴陵丘險阻名晉侯患之

斥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



是謀 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 公疑焉 疑

謂已背 舊謀新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

裏山河必無害也 晉國外河 而內山 公曰若楚惠何藥貞子

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貞子藥枝也水圯曰陽姬姓 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楚子玉使鬬勃請戰 鬬

楚大 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日

焉 寓寄也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

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

矣 不獲 止命 敢煩大夫謂三子 煩問勃令戒勅子 戒爾車

乘敬爾軍事詰朝將見 詰朝 乎此 晉車七百乘韃鞬鞞鞞

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韃在臂曰鞞 在腹曰鞞在後曰鞞言駕車修備也 晉侯登有莘

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有莘故國名少 長猶言大小

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攻戰之 具與曳柴亦是也 已巳晉師陳

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

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子

鬬宜申子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

師潰 陳蔡屬 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旆大旗也又建二 旆而退使若大將

稍 却藥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曳柴起塵 詐為衆走 楚師馳之原軫

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公族公所 率之軍 狐毛狐偃以上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晉師三日館穀

冬諸侯圍許會溫諸侯也許比再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文公亡過鄭不禮之

且貳於楚也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報前年以圍鄭狄請平焉

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晉人入姜戎敗秦

師于穀姜戎姜姓之戎初晉文公卒三十一年年冬杞子自鄭使告

于秦三十年秦使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

以來國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

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

也秦師遂東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

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

言以君死故亡秦師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

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

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

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

駒為右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

是月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在二十二年邾人不

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魯因晉喪以陵小國

十二月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

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

救之與晉師夾泲而軍泲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

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

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避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進速唯命不然紆

我不獲止命紆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子

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

何及不如舒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

矣遂歸楚師亦歸

文公元年四月晉侯伐衛初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

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孔達衛大夫伐縣訾及長坦

地名在潁州新及縣東北晉襄公既祥諸侯雖諒闇亦因祥祭為位而哭使告於

諸侯而伐衛及南陽今河內地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

故我今不朝王是致衛禍時王在温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

於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

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昭子衛大夫食戚邑衛使人告於陳陳共

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我競大故以使之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

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合古者越國而謀今古之道而失今事霸王

之禮故國食其邑身見執辱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以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

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伐郤王官無地御

戎代梁弘狐鞠居為右鞠居續簡伯甲子及晉師戰于彭衙

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冬晉

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

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三年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

沈沈陘名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曼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

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埋藏之遂

霸西戎用孟明也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冬晉以江故告于周欲假天子之威以伐楚王叔桓公晉陽處

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王叔文公之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

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閻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以還

四年秋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祁新城秦邑也

王官役在前年楚人滅江

五年夏秦人入都都叛楚即秦又貳於楚也秋楚人

滅六六國今盧江六縣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

師滅六仲歸子家冊府元龜列國君部卷之三百四十八二十五

冬楚公子燹滅蓼 蓼國今安豐蓼縣

七年春公伐邾間晉難也 公因霸國有三月甲戌取難而侵小國

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句大夫也絕大皞

之祀以與鄰國 冬徐伐莒 叛臣故曰非禮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今狐役在七年

秋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前年盟扈公後至

九年春楚人伐鄭 楚子師於狼淵不親伐 初楚范山言於楚子

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方可圖也 范山楚大夫 楚子師于

狼淵以伐鄭 陳師狼淵為伐鄭援也 囚公子堅公子

龍及樂耳 三子鄭大夫 鄭及楚平夏侵陳克壺丘 壺丘以陳邑

其服晉也

秋楚公子邾自東夷伐陳 子邾息公也 陳人敗之獲公子

茂陳懼及楚平 以小勝大故懼懼而請平

十年春晉人伐陳取少梁 少梁馮翊夏陽縣

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報少梁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計前年逃厥貉會 成大心敗麇師于防

渚 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堵麇地 潘崇復伐麇至錫穴 錫穴也

十二年春羣舒叛楚 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盧江南有舒城西南有龍舒 夏

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子孔楚令尹若敖魯孫平舒君名宗曹二

國羣舒之屬

冬十二月戊午秦人戰于河曲秦為令狐之役

故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

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先克卻缺將上軍代箕鄭史駢佐之代林

欒盾將下軍欒枝子代先蔑胥甲佐之胥臣子代先都范無恤御

戎代步招以從秦師於河曲史駢曰秦不能入請深壘

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

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

謀將以老我師也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

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風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未嘗

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

焉其可肆擊也秦伯以璧祈戰於河祈求勝也

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獨追動趙穿

獨追反怒曰襄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

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

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僖三十三年晉侯以一命

命卻缺為卿不任軍師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

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

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矩秦行人夜戒晉師曰

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日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懟也明日請相見也懟缺也史駢曰使

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嘗節將遁矣薄諸

河必敗之薄迫也 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

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

宣元年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在前 公使弔焉不敬

十四年春伐邾邾文公之卒也在前 邾人來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十五年夏秦伐蔡初新城之盟在前 蔡人不與不盟

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兼帥二軍 曰君弱不可以怠怠

也 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

秋齊侯侵魯西部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也 遂伐曹入其

郭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

十六年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率羣蠻叛楚也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食也同食上下無異饌 次于句

澁楚西界也 使廬戢黎侵庸戢黎廬大夫 及庸方城方城庸地

有方城亭 庸人逐之囚子楊窻窻戢黎官屬 三宿而逸曰庸師

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還如句 且起王卒合而後

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虺也 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

我怒而後可克先君玠冒所以販陘隰也玠冒楚武王父陘隰

地名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走曰北 唯禪儵魚人實逐之禪儵

魚庸三邑魚魚復縣東今巴東 庸人曰楚不足與戰

永安縣輕楚故使三邑人逐之

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 分為

丹寺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百四十八 二十八

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伾以伐庸子越聞叔

也石溪伾入庸道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蠻見楚強故

遂滅庸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

討曰何故殺君猶立文公而還宋人弒昭公十六年冬趙

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謂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

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脩

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

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

民而備鐘鼓也何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

之事凌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錡于丁寧

倣其民也錡于形如確頭與鼓相和丁寧令丁寧也倣

異物襲侵密聲為誓事也誓事其無備今宋人弒其君罪莫

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

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夏齊侯伐魯北鄙襄仲請盟晉不能救魯故請服

宣公元年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

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蔣賈救鄭遇於北林與晉師相

遇棐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初晉欲求成於晉趙穿曰我侵

崇秦急崇必救之崇秦之與國吾以求成焉既而趙穿侵

崇秦弗與成

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因解揚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宋華元樂

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

呂樂呂司寇獲不書非元帥也獲生死通名經言獲華元故傳特獲之曰囚以名其生獲故得見贖而

還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

輅鄭人人其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秦師

伐晉以報崇也伐崇在元年遂圍焦焦晉河外邑

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陰地晉河南地

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

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虢

于楚殆將斃矣競強也聞叔若敖之族自于文以來世為令尹姑益其疾乃

去之欲示弱以驕之傳言趙盾所以稱人且為四年楚滅若敖氏張本

三年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秋宋師圍曹初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

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七年使戴桓之

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

族以曹氏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四年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

句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

伐而不治亂也責公不先以禮治之而用伐以亂平亂何治之有

無治何以行禮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日未服

五年冬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七年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日及不與謀日會

八年夏晉侯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舒蓼二國名

子疆之正其界也及滑汭滑水名盟吳越而還

冬楚人伐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言晉楚爭強

九年夏齊侯伐蔡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

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不書

諸侯師林父帥之無將帥晉侯卒于扈乃還

冬晉人圍滕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晉郤缺救鄭鄭

伯敗楚師于柳楚柳楚鄭地

十年六月宋師伐滕滕人恃晉而不事也宋是月晉

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平故取成而還

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

冬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至

下蔡入淮諸侯之師伐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

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

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楚左尹子重侵宋子重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鄭鄭楚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殺之遂入陳殺夏

徵舒轅諸栗門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因縣陳滅陳以申叔時為楚縣

曰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

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公復封陳鄉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州鄉屬示討夏氏所獲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旬有七日鄭人

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

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俾者皆哭俾城上俾倪皆哭所以告楚窮

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

退師而猶不入自皇門至於遠路塗方九軌日遠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楚子退三十里而

許之平退一舍以禮之

夏六月乙卯晉孫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邲鄭地林

父將中軍代郤先穀佐之魏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郤克

佐之郤缺之子趙朔將下軍伐欒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

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

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兒韓

厥為司馬韓萬玄孫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及昏楚師軍

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

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于邲重韜重也遂次於衡雍祀於河

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冬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初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

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

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

勉之撫拊慰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說以忘寒遂傳於

蕭滅之

宋師伐陳背清丘之盟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

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

十四年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

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

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伐子良于楚十二年子為質于楚

秋九月楚子圍宋初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

于宋申舟母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母畏秩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昭明聾聞

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

宋宋人止之華元曰犀申舟之子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

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殺其使者必伐我伐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屢及

於室皇室皇寢闕門劔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

十五年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

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

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申叔時僕僕緹也曰築室反耕

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共歸田示無去志宋人懼使華元夜

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人使元以病告曰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

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

楚乎

六月秦人伐晉

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戌諸侯治兵于稷

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及雒魏顛敗秦

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雒音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命晉

侯盟于繒以公子強質于晉晉師還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師于楚楚

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鞏是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奈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攻伐第二

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

之嬖人盧蒲就魁門馬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

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也膊磔也齊

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新築皆陳衛地初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禽將侵齊

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

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

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

于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

樂齊樂齊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故並告令軍衆齊師乃止次

于鞠居鞠居衛地新築人仲孫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

免于奚守新築大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

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鞞鞞齊地

邑初魯衛乞師於晉晉侯許之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癸酉師陳于鞞齊

師敗績

冬楚師鄭伯侵衛遂侵我于蜀使臧孫往臧孫宣叔辭曰

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當楚侵及

陽僑魯地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

者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三年春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次于伯

牛討邲之役也

伯牛鄭地

遂東侵鄭

晉替軍深入

鄭公子偃帥

師禦之

偃穆公子

使東鄙覆諸鄭

覆伏兵

敗諸丘輿

鄭丘輿皆鄭地

晉偏軍為鄭所敗

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

伐許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汝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僑如叔孫

得臣子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展陂許地

晉欒書將中軍

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

汜祭鄭地成臯

縣東有汜水

楚子反救鄭

六年二月取剽

附庸國也

言易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誂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雜之戍

陸渾蠻氏侵宋

夏陽誂晉大夫蠻氏戎別種

以其辭會也

辭會前年師

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

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郊而不設

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

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聞說謀

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

晉故也



冬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

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

諸桑隧汝南郎陵縣東有桑里

七年春吳伐鄭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八

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

秋楚公子嬰帥師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

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

八年春晉欒書帥師侵蔡六年未得志故遂侵楚獲申驪楚大夫

夫楚師之還也謂六年遇於繞角時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之

范韓也沈國今汝南平輿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會伐蔡之師門

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初士燮來聘

言伐鄭也以其事吳故十年鄭與吳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

不可文子士燮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

成公私不兩立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欲與魯絕燮將

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鄭

九年秋鄭伯如鄭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

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

是秋楚子重公子嬰齊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  
奔莒戊申楚入渠丘明年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  
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  
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是月秦人白狄伐晉諸侯之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  
君者也此秋晉托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

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並使詰晉  
必歸君明年晉歸鄭伯

十年春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晉命衛使侵鄭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初鄭人殺

孺立髡頭子如奔許髡頭成藥武子曰鄭人立君我

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立  
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駘以襄鍾

子罕穆公子子襄子然盟于脩澤子駘為質子然子駘皆穆公子  
鍾鄭伯廟鍾祭陽巷縣東辛巳鄭伯歸

十三年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  
人滕人伐秦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羗

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曹宣公卒子帥師遂濟涇及侯麗  
而還涇水出安定東南經扶風京兆高六縣入渭也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為許所敗戊戌鄭伯復伐

許庚子入其郭

郭郭也

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四年鄭公孫申疆許

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於鄭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

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討曹成公也

討其殺大子自立事在十

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不稱人以執者曹伯罪不及民歸之京師禮也

六月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

取新石

新石楚邑

藥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

庸用也

使

重其罪民將叛之

背盟數戰罪也

無民孰戰

明年晉敗楚於鄢陵

十六年四月鄭子罕伐宋

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

宋將鉏

樂懼敗諸洧陂

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旅

退舍於夫渠不

微

宋師不微備

鄭人覆之敗

樂懼宋恃勝也

洧陂夫渠洧陵皆宋地

是月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為晉故也

鳴鴈在陳留雍丘縣西北

是

月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

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

若唯鄭叛晉國

之憂可立侯也藥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與師藥書將中軍士燮佐之

伐荀

郤錡將

上軍

伐士燮

荀偃佐之

伐荀錡偃荀庚子

韓厥將下軍郤至佐

新軍荀瑩居守

荀瑩下軍佐於是郤犇伐趙旃將新軍上下軍罷矣

郤犇如衛

遂如齊皆乞師焉藥廩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早讓

有禮故其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之晉師使告于楚姚

旬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

軍子令尹將左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子

五月晉師濟河間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

楚可以紓憂紓緩也 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

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

遇于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

旅眾散敗也在 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 邲

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 皆晉之耻也子

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 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

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 秦狄齊楚皆疆不

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 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 盍釋

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萃其未備 軍

吏患之范匄進匄士 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

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間營壘為戰道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

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

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里 王卒以

舊罷老 鄭陳而不整不整 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 陳

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囂囂喧合而加囂陳

宜靜而各顧其後莫有關心人恤其舊不必良以犯益有聲

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子重

使太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王曰騁而左子前年奔楚

右何也騁走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

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皆乘

矣左右兵而下矣曰聽誓矣左將帥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伯州犁以公卒

告王公晉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卒告賁皇楚關

年奔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

情且謂楚衆名故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

王卒萃集必大敗之有淖於前淖泥乃皆左右相違

於淖違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彭名御

楚其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

族夾公行二族強故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

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侵官

冒也載公為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遠其部

有三罪也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癸巳

潘廙之黨與養繇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廙之子蹲

聚也一發達上以示王曰君有三臣如此何憂於戰

相言其能陷堅二子以王怒曰大辱國賤其示詰朝爾射死藝言女

射夸王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

詰朝猶明朝是戰日衛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死矣錡自入及戰射其王

中目王召養繇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錡

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

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

也問遺曰方事之殷也殷盛有鞅韋之跗注君子也鞅

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毅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卻

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

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不敢拜命介者敢告不寧君

命之辱以君辱賜命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

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命授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也從逐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焉可及

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鞅戰厥卻至

從鄭伯其右第翰胡曰諒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

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

於歿中焚戰在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

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君大

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楚師薄於陰薄迫叔山

冉謂養繇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

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止

言二子皆有囚楚公子茂為卻至見樂鉞見子重之

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陳

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

又何如又問臣對曰好以服服開今兩國治戎行人

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請攝

飲焉攝持也持食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

重承奉曰寡君乏使使鉞御持矛御侍是以不得犒

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免脫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補

卒乘補死繕甲兵繕治展車馬展陳鷄鳴而食唯命

是聽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蒐閱秣

馬利兵秣穀脩陳固列固堅蓐食申禱申重明日復

戰乃逸楚囚逸縱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猷飲於

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王曰天敗楚也夫余

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

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

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嘗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天

無嘗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地名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

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城濮時王不在單子無以為過不

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

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

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王自殺終一卿相惡對曰

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命已側不敢不受

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尹子王卿上子爵遷于

制田熒陽宛陵縣東有制澤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瑩以諸侯之師

侵陳至鳴于鹿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遂侵蔡未反侵陳蔡不書公不與

諸侯遷于穎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將至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也

十七年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仁邑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後屬

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高氏高氏高陽翟縣西南

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戊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

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之威周使二卿會之今

新汲縣治曲洧城



六月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畏楚

冬諸侯伐鄭

前夏未得志故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

師于汝上

十一月諸侯還

畏楚故不成圍還

是月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廬高

強

十二月楚人滅舒庸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

敗於鄢陵舒庸

東夷

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危

巢駕釐危楚四邑

遂恃吳而

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八年六月鄭伯侵宋及魯門外

曹門宋城門

遂會楚伐

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陳郟取幽丘同伐彭城

朝邾陳郟幽丘彭城皆宋邑

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

五子一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為帥告

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襄公元年春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

夫子治春秋追書為宋此為宋討也

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

城者歸貧諸瓠丘

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向為人鱗朱同帶

魚府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

夏五月晉侯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

其徒兵於洧上

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

於是東諸侯之

師次于鄆以待晉師齊魯曹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

楚焦夷及陳晉衛侯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

秋楚子辛公壬夫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一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

侵宋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大丘城

二年春正月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

匹齊師乃還

六月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

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

射楚王曰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以患不為他人故也若背之

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言盟誓之言免寡人唯二三子秋

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為政

為政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

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

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烏程縣南使鄧廖師組甲三

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

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

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

秋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鷄澤

四年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

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

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秋楚人使頓問陳而侵伐之故陳之圍頓問何問缺

冬十一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於狐駘

臧紇武仲也郕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縣東南有日台亭國人逆喪者皆鬻

魯於是乎始鬻鬻麻髮令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故服鬻而已國人誦之

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若小子朱儒是

使朱儒朱儒使我敗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五年冬諸侯戍陳備楚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初子囊為

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

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悉

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十

一月甲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于城棣以救之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城棣

六年秋莒人滅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路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

十二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風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

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二年

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堞女穡也

堙土山也周城及杞桓公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

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帥王湫故齊人十八年奔萊正與子棠大夫棠萊邑也

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來解圍齊師大敗之敗湫丁未入萊

萊其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

陳無宇獻萊宮噐于襄宮無宇桓子陳寵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

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遷萊于于鄉國高厚崔杼

定其田定其強界高厚高固子

七年冬楚公子帥師圍陳十二月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鄆以救之晉會諸侯

八年夏四月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

奕鄭侵蔡欲以求媚于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

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

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五月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鄆田莒既滅鄆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

其封疆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子子展子罕

子乃及楚平

九年秋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

崔杼宋皇鄭從荀瑩士甸門子鄭門鄭城門也三國從中軍衛

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師之梁亦鄭城

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廩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

人邠人從趙武魏降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

汜衆軍還聚汜汜鄭地東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餼糧餼乾

食歸老幼示將父師居疾于虎牢諸侯以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

青圍鄭肆緩也青過也不書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

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復之屬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楚

人也敵罷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名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猶愈於戰

勝聚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

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又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

不欲戰乃許鄭成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

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

攻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此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

戊寅是十一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次于陰口而還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

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是月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

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故

云唯疆是從今楚師至秦不我救則楚疆矣盟誓之

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及楚平楚

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王共王也

十年夏四月戊子諸侯會于祖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

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

之為附庸荀瑩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

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

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閤故攻之

縣門發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聊邑大夫

仲尼父叔梁紇也聊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九袂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虎彌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左執之右

披戰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

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瑛而絕之偃陽人縣布以試外

者勇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

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于君三日帶其斷布 以示勇諸侯之

師以於偃陽荀偃士旬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

能歸向憂恐其久南從丙寅至 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

荀瑩知伯投之以機出於其間出偃旬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告

余二事伐偃 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敗之 為亂命女既勤

君而與諸侯牽師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 可執守

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荀 將言爾余羸

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 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 取女

以謝不 克之罪五月庚寅荀偃士旬師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躬在矢 石間甲午滅之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

桐門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

與楚也鄭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

曰國病矣師數出 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

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

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 命也皇耳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

姜氏問繇繇兆 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

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蒯獲鄭皇耳於大丘蒯孫林 父也

是月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侵在 九年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

克之蕭宋邑

九月鄭子耳侵宋北部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

已甚競爭竟也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

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為下盜殺三大夫莒人問諸

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之事諸侯伐鄭齊杼使

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太子宜賓之上卿而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

侯故得併而擇之已酉師于牛首鄭地也冬諸侯之師城虎牢

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福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皆鄭舊地士魴

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

牢而居之今鄭後叛故修其城而置戍鄭服則鄭及欲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欲以見晉志也

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

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瑩藥廡曰逃楚晉之耻也

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已亥與楚

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

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

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

人盟夜渡畏晉知之藥廡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瑩不可曰我實

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



為後伐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

不可命勝負難要不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

鄭北鄙而歸欲以楚人亦還鄭服

十一年四月鄭孫公舍之帥師侵宋初宋向戌侵鄭

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

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于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

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是月諸侯伐鄭巳亥齊

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太子光

向戌不書鄭其莫晉荀瑩至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

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

向地在潁川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從陽圍

鄭觀兵于南門觀示西濟于濟隧濟隧鄭人懼乃行

成楚子囊乞旅于秦乞師旅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子將以伐鄭鄭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也

而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此夏諸侯皆鄭人使良

宵大宰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狐以社稷之故不

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

狐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十月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斥候不相禁侵掠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

鄭庶長秦爵也不書鄭邑屬晉無所救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

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

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春莒人伐魯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戰

取其鍾以為公盤

冬楚子囊庶長無地伐宋師于陽梁以報晉之取鄭

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地名揚梁

十三年夏取邾邾亂分為三師國分為部三志力各異救邾遂

取之

秋吳侵楚養繇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鄭養叔楚司馬

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

也戒備子為三覆以待我覆伏兵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

于庸浦庸浦楚地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吊

不用天道相吊恤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為昊天所恤則致罪也

十四年夏四月孫叔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三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

諸侯之師以進言經所以不稱晉侯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涇水出安

定朝郟縣至京北高陸縣至涇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瓠有苦葉

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已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

先濟鄭子矯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

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三子見諸侯而勸之濟濟涇

而次傳言北宮括所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

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

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唯余

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已藥廩曰晉國之命未有是也余馬

首欲東乃歸藥惡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韓莊子

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太史莊子曰夫子

命從帥夫子謂荀偃藥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

夫子也以從命謂待也藥廩下軍帥莊子為依故曰吾帥伯游曰吾令實過

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

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藥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

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藥鍼藥廩弟也二位謂廩將下

軍鍼為戎右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甸子

藥廩謂士甸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

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藥廩沃侈誣逐士鞅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在前子

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以吳為

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臯舟吳險袁之道

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傳言不備不可以師

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遇魯地書至遇

畏齊不敢至成

秋邾人伐我南鄙亦貳於晉故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

邾莒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伐魯未之討也晉侯有疾乃止

十六年春齊侯伐我北鄙齊貳晉故

是春許男請遷于晉許欲叛楚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

晉人歸諸侯唯以其師討許之不肯遷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穆叔從公從公歸齊

子帥師會荀偃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棫林函氏皆許地晉

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晉師獨進楊梁役在十二年

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帥戰于湛阪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成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

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

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陘道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邛卑宋也司徒邛陳大夫卑宋

不設備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買石穰子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

林父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毀其甕重丘人閉門而不詬

之詬罵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

憂而何以田為衛石買孫劓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

晉明年晉人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前年圍成辟孟孺子圍挑弁縣東南有挑虛高厚圍

臧紇于防防臧師自陽開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開在泰山鉅

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魯師畏齊不敢至防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霄

犯齊師送之而復卯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兄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

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乎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師獲臧堅堅臧紇之

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使無自殺堅稽首曰

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刳臣禮於士以戮

扶其傷而死言使賤人采言已是惠賜不終也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刳臣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邾助之

十八年秋齊人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心俱圍之齊侯禦

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

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險守謂防門不

險是於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

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

車千乘自其卿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圍之家子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君固無勇而又聞是

弗能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而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疎陳之

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物爲人形輿曳

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

其道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

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

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

師从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下險殖綽郭最曰

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掩人殿師故以爲辱子姑先乎乃伐之殿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

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

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

不殺女門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反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

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而縛衿甲不解甲坐於中軍之鼓

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巳卯荀偃士

旬以中軍克爾茲在平陰城縣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

克郭欒厲死其子盈佐下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

列國君部

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

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子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

殺犬示孟莊子斬其楸以為公琴莊子需子速也楸木名巳亥

楚雍門及西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

水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

綽門于東閭齊東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收馬

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鴛將走邾棠邾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

馬太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畧也言欲畧其行地無久攻意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

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

沂濰水在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

是月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初鄭子孔欲去諸侯大夫

欲專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

子庚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

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

之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帥師兵於汾襄城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矯

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張公子孔子展子西守二

子知子孔之謀二子子西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蠻縣北鄭地右師城上棘

遂涉頰次于旃然

將涉頰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臯縣

東人

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猷于雍梁

胥靡猷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

右回梅山

在滎縣密縣東北

侵鄭

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

信再宿

涉于魚齒之下

魚齒山之下有漁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楚師

多陳役徒幾盡

十九年二月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欒魴欒氏族

七月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二十年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既盟而又伐之非

初邾人驟

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王孫揮召揚為右

先驅前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嘗申鮮虞之傳摯為右

申驅次前

軍傳摯申鮮虞之子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

公御右也

貳廣上之登

御刑公盧蒲癸為右

貳廣公副車

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

疏為右

左虞日啓

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右翼日睦

大殷

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大殷後軍

燭庸之越駟乘

四人其來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

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

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



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

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言

急不能顧君欲殺之以說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

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殺君之惡過不得其死過君

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自抑齊侯遂伐晉取朝歌

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二隊分兵爲一部孟門至隘道太行山在

河南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築壘壁熒庭晉地戊耶邵取晉邑而守之封

少水封晉君於少水爲以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趙

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

齊大夫以北晏登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主故曰禮冬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遂襲莒門于且子

莒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垂還

載甲夜入于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大夫隧俠路明日先

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役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

請有盟華周對曰華周卽華還貪貨棄命亦君之所惡也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梁卽杞殖莒人懼行成勝

國益懼故行成

二十四年春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爲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

而還爲下吳召舒鳩起本

冊評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一 四十九 二十八

秋齊崔杼帥師伐莒初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

從遠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

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

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伐我北部以報孝伯之師也前

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初陳侯會楚子伐

鄭在前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隧陞也堙塞也刊除也鄭人怨之

使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突穿也遂入

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遇司馬桓子曰載

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遇賈獲賈獲陳大夫載其母

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雖急猶不欲男女無

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

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陳侯使司馬桓子賂

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亦服使其眾男女別而

纍以待於朝纍白囚係子展執繫而見見陳侯再拜稽

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黻俘而出子美子產

也但數其所獲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

地乃還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

十有二月吳子遏遏諸樊也伐楚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

年門于巢

二十六年二月衛人侵戚東鄙以孫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

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

蒯林父子追之敗之圍雍錕獲殖綽雍錕孫氏臣復愬于晉為丁

晉討衛張木

夏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縣今屬安豐二部

遂侵鄭

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師

戰敗穿封戍囚皇頡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正齊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初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

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志欲以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矣

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十月伐鄭為許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

樂氏樂氏津名門於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

汜而歸於汜城下涉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昭公元年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

兵未加莒而鄆服故言取

四年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

時晉之屬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

不得見故慰遣之

宋華費遂鄭大夫從

從伐吳以答見慰

使屈申圍

朱方

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屈蕩之子

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

而盡滅其族

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

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

嚙璧士祖與觀從之造於中軍

中軍王所將

王問諸椒舉

對曰成王克許

在僖六年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

璧焚其礪王從之

從舉言

遷賴于鄆

鄆楚邑

九月取鄆

鄆莒邑

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

著丘公去疾也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鄆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

有櫟亭

以報朱方之役

朱方役在此年秋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

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勝兵在東南以絕其後

箴尹宜咎城鍾離

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

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

然丹鄆穆公孫

襄十九年奔楚

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彭生楚大夫罷關韋

龜城賴之師

五年秋莒人來討初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城陽

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

莒人愬于晉

愬魯受牟夷

晉侯欲止

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

以成之情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

之間而以師討焉問暇也乃歸公七月公至自晉莒人

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冬十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及

陳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遠射以繁楊之師

會于夏洳會楚子越大夫堂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瑣楚

地聞吳師出遠啓疆帥師從之從吳師也遽不設備吳人

敗諸鵠岸盧江舒縣有鵠尾渚楚子以驛至于羅洳驛傳也吳羅水名

子使其弟蹇緜犒師犒勞楚人執之將以蒙鼓王使問

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

徐而為之備倘克知之言吳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龜如此

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休息也而忘其死

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馮盛也虐執使臣將以

蒙鼓則吳知所備矣邑雖羸敝若早脩完完備其可

以息師息楚師難亦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

為一人使臣獲蒙君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

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當卜一臧一否其

誰能嘗之城濮之兆其然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邲乃在邲今此

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洳沈

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遠射帥繁楊之師先入淮南

楚師從之及汝清南淮汝清皆楚界吳不可入有備楚子遂觀

兵於坻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以蹶繇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疆待

命于霄婁禮也善有備

六年秋楚還帥師伐吳初徐儀楚聘於楚儀楚徐大夫楚

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

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

城國父縣南楚東竟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城獲宮殿廐尹棄

疾鬪章龜之爰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

十二月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簡公北燕伯晏子曰

十月吳滅州來楚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州來

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人或請

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鼓人告食竭力

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焉鞮歸

十六年春正月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

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

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萇弘謂劉子曰客客猛

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

備之乃警戎備警戎以備戎欲因晉以合勢

册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四十九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水名使祭史先用

牲于維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戮之以

其二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其鹿其鹿周也周大獲

先警我備故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

帥師獻俘於文公欲以應夢

冬吳伐楚楚陽句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句穆王曾縣令尹子駸司

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且

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

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

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後與至

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

以信未嘗可也明年暨齊平

八年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倬子偃師

之子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十一月壬午滅陳

十月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三大夫皆

卿李孫為王取鄭鄭莒邑

十一年夏四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晉人于無道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聽狐父晉大夫

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周

殺以祭山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欵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

偃齊大夫陽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固得先入唐

冬十月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穎尾穎水之尾在下蔡西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五子楚大夫徐吳與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

之援是冬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十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為費人所殺

夏楚師還自徐前年圍徐之師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

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相舉之後吳人捨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

入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

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籍取之以救死籍衆之力以取舟衆

許之使長驥者三人長驥多鬚與吳人異狀詐為楚人潛伏於舟側

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三呼皆迭對迭更也

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

吳光有謀十八年六月邠人藉稻邠如姓國今琅邪開陽縣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邠

人襲其邠邠人將閉門邠人之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

遂入之盡俘以歸邠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

二十五年



公及鄆夫人而舍其女鄆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

寧請師寧向戌子也請於宋公伐邾

十九年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蟲邾邑乃盡歸

鄆俘

秋齊高發帥帥伐莒莒不事齊故莒子奔于鄆紀鄆莒邑也東海嶺

榆縣東北有紀城使孫書伐之孫書陳無字之子子占也初莒有婦人莒

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

而去之因紡繹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讐及師至則投諸

外投繹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繩登城

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謀城上之人亦謀莒其公懼

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二十一年冬十月丙子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梁國

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初宋元公惡華向而攻之華登奔吳登費遂之

子黨華向者明年以吳帥救華氏齊烏枝鳴成宋烏枝鳴齊之大

大厨人濮曰濮宋厨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後

人有待其襄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

華氏眾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敗吳于鴻口獲其二

帥公子莒二師吳大夫雜偃州負其餘師以敗

宋帥厨人濮以裳裹首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

氏于新里華氏所取邑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

前年奔晉曹大曹翰胡曹大會晉荀吳中行齊苑何忌齊

夫衛公子朝前年春奔齊宋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晉今還衛

宋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鸞鄭翩華氏黨子祿御公鶴鸞皆臣名

子城莊董為右子祿干犢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為右何宜

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

反還將注豹則閉矣注傳天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閉引弓

平公公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將注則又閉矣曰祿之問

不狎鄙狎甲抽矢豹止城射之殪豹張句抽矢而下死

在車邊長丈二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又射之車軫

死句于犢請一矢求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對曰不死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司乘共伍干刑而從子君焉用當皆死

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犢又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死

搏膺而呼見華豹曰吾為藥氏矣晉藥盈遠入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

北郭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牧之莒曰齊師賤其大夫

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

餘莒齊侯伐莒怒莒子行成司馬龜如澶盟龜齊六大夫

月晉襲鼓初晉之取鼓也在十既獻而反鼓子焉獻

廟又叛於鮮虞叛晉屬六月荀吳略東陽魯行也東

使師偽糴者負甲息于晉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陽晉之山

丹守七冠列國君部三十七

以鼓子騫鞮歸使涉佗守之

守鼓之地涉佗晉大夫

二十三年七月吳人伐州來楚遂越帥師

令尹以疾從戎故遂

越攝其事

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

卒楚師燔

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軍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

勢

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

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克勝也軍事尚威

胡沈之君幼而狂

性無常

陳大夫齧壯而

頑顛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師賤多寵政

令不壹

賤師遠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故越

七國同役而不同心

七國楚類胡沈蔡陳許

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

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

搃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

武之以不

整誘之

後者郭陳整旅

郭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

父

七月二十九日違兵思晦戰擊楚所不意

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

與陳

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

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擊於後中

軍從王

從吳王

光師右掩餘師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

吳之罪人

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之君及陳

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

而從之三國奔

三國許蔡頓

楚師大奔

二十四年冬吳滅巢

楚邑

初楚子舟師以略吳疆

畧行也行

吳界將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 吳踵楚躡楚踵跡 而疆場無備邑能

無亡乎楚大夫胥犴勞生於豫章之汭汭水 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歸遺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 王及

圍陽而還圍陽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

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壹動而亡二姓之師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 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 其王之謂乎

二十五年十二月庚辰齊侯取鄆公為季氏所逐齊取鄆以居公

二十六年夏齊侯將納公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

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

許之以成邑禦齊師 請納質恐見疑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

師曰孟氏魯之敝室敝壞也 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

肩于齊公孫朝許齊師言欲降使來取陳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

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

北入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 師及

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則不書炊鼻魯地 齊子淵捷從洩

聲子聲子魯大夫 射之申楯瓦瓦楯 繇胸伏軾已入者三

寸入楯瓦也胸車軛軻韋鞵繇過也矢鏃也 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 改

駕人以爲醜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醜戾叔孫氏司馬 子車曰齊

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之射殪其御曰又之又欲

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

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

欲以公戰禦子又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野洩亦叱之言齊無戰心

沮相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冉豎季失弓而罵武子以

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鬚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

也無乃亢諸子疆武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為言不敢

氏違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取其

耳何忌魯大夫夫不欲殺顏鳴去之其右見獲苑子之

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苑子喇林雍斷其足擊而乘

于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致力于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二十七年春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使公子

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

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然麋其名左司馬沈尹戌

師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

王養官馬屬投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嘗以舟師及

沙汭而還沙水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

不能退

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初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

子行元寇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四

四十

鍾吾人執燭庸

二十七年奔故

二公子奔楚子大封而定其

其徒

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徒之居

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

養

二子奔楚楚使逆之于竟也養即所封之地

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

之

城

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

胡田故胡十之地

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

柔

謂不與吳構怨

吾又強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讐為二公子

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

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

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

不知天將以為雷乎使剪喪吳國而封夫異姓乎

其抑亦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

言其行事可知不又

我盍始億

吾鬼神

億安也

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

善惡之歸

將焉用自

播揚

播揚猶勞動也

王弗聽吳子怒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

以水之

防壅山水以灌徐

已卯城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斷髮自刑

示

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適臣從

之遂奔楚

適近也

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

徐子處之

夷城父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

在十二年

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

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

莫適任患者若為三師以難焉

預尤勞也

一師至彼必皆

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於道敵罷於亟隸以罷之

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克大之

闔盧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定四年吳入楚

三十一年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皆楚楚沈尹戌帥

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

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吳師還

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前年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遷事少爭去喜用

大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右亡之數不測二紀歲星二週

二十六歲故日不及四十年哀越得歲而吳伐之必

三十向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受其引 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

近在其國有福吳先甲兵故反受其殃

册府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二百四十九

四十二

列國君部

卷之二十四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列國君部 一十六

攻伐第三

定公二年四月桐叛楚 桐小國盧江舒縣西南有桐縣 吳子使舒鳩

氏誘楚人 舒鳩楚屬 曰以師臨我 殺舒鳩誘楚 我伐桐為

我使之無忌 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思吳所

謂多方 以謀之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 從舒鳩言 吳人見舟于

列國君部



豫章偽將為而潛師于巢實欲以冬十月吳軍楚師

于豫章敗之楚不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

三年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仲平仲獲晉觀虎

特其勇也為五年士鞅

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

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

秋楚圍蔡為沈故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孔圉

孫士鞅 卽范鞅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舉楚地庚

辰吳入郢初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却寃也

在昭二 十七年伯氏之族出却寃伯州犁之孫嚭為吳太宰

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

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自豫章與楚夾漢

豫章漢東左司馬戍謂子嘗日子公漢而與之上下

江北地名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二者漢東子濟漢而伐之我自

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嘗黑楚武城大夫

日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嘗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

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曰三隘道之揔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

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之于大別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嘗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

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

月庚午二師陳于栢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嘗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

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

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

屬五千先擊子嘗之卒子嘗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

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

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

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

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

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

陳故不在單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芊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

城曰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吳師燒火燧擊象尾使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

次處楚 王宮室 子山處令尹之宮 子山吳 王子 夫槩王欲攻之懼

而去之夫槩王入之 入令尹宮也言吳無 禮所以不同遂克 左司馬成

及息而還 息汝南新息縣 聞楚敗故退 敗吳師于雍澨傷 司馬先 敗吳師

而身 被創 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 司馬常在吳 為闔閭臣 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

失子可哉 失不知 子賢 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

布裳到而裹之 司馬已死 到取其首 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傳言 司馬

之忠 壯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 入雲夢 澤中 王寢盜攻之

以戈擊王王孫繇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雲中員季

竿以從繇于徐蘇而從之 以背受伐故 當時間絕 鬬辛與其弟

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

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 竄匿 也

周室何罪君若願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 獎成 也

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官之北 隨 公

也 宮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子期昭王兄 公結結也 逃王而已王

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

隨之僻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

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一 人

楚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鳩安 集也 鑪今初宦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 要言無以楚王與 吳并欲脫子期 王使見辭

曰不敢以約為利

此約為要言也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

盟

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志也

五年六月申包胥

楚大夫

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

五百乘以救楚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猶道

術

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

沂

稷沂皆楚也

吳人獲遠射于栢舉

遠射楚大夫

其子師奔徒

奔徒楚散卒

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

楚地

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

也以與王戰而敗

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奔楚為堂谿氏

傳終言之

吳

師敗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居麋

麋地名

子期將

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

前年

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

以歆舊祀

言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

敗又戰于公婿之谿

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

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

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

復先之所

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

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

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六年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奴子

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長坦

鄭地名

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

胥靡

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

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

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楊陵師陸重

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貳于齊故圍之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初齊侯鄭伯

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

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是秋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陽虎御季桓子公

歛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戒宰公歛陽將霄軍齊師齊師

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

而必死而汝也苦夷曰虎陷二子于難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

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門于楊州攻其士門

皆坐列言無闕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之觀陽州

人出顏高奪之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

齊人斃什也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顏息射人中眉顏息

魯人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師退冉猛偽傷足

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詐言

也

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

攻廩丘之郛

郛郭也

主人焚衝

衝戰車

或濡馬褐以救之

馬褐馬衣

遂毀之

毀郛

主人出師奔

攻郛人少

故遣後師

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

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猛逐之頤而無繼僞顛

逐廩丘人

虎曰盡客

氣也

言皆客氣非勇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郭上二侵

晉士鞅趙鞅荀寅攻

我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東郡燕樂北有瓦亭

九年六月伐陽關

討陽虎也

陽虎使萊門

陽關邑也

師驚印

而出奔齊秋齊侯伐晉夷儀

為衛計也

救無存之爰將室

之辭以與其弟

無存齊人室之為取婦

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

于高國

高氏國氏齊貴族也

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

既入城夷儀人

不服故鬪死于門星雷下

東郭書讓登

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也

孺瀾

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恐書先下

故又譎以讓之下入城也

書左彌先下

書從彌言左彌遂自先下亦讓也

書與王

猛息

戰訖其止息

猛曰我先登書歛甲曰曩者之難今又

難焉

歛甲起欲擊猛

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

靳車中馬也言已從書如

勢馬之墮靳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

晉車千乘在中牟

救夷儀也今榮陽有中牟縣迺

遠疑非也

衛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

卜過之龜焦

衛王五氏

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

衛侯曰可以衛車當其半

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乃過中牟中

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已在其中牟曰衛雖小其君

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城謂夷儀也師謂東

也郭過必改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

致襦媚杏于衛三邑皆齊西界以荅謝衛意齊侯賞犁彌辭曰有

先登者臣從之督憤而衣貍製晉白也憤齒上公使

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

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乃賞犁彌

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于

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人五氏城其西北

而守之霽燔午衆霽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

西門殺人于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關涉佗曰

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

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如立木不動以

示日中不啓門乃退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

雜衛大夫未出不退于列未出曹境羅不其御曰殿而在

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

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十二月公圍成成疆若列國與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初仲繇爲季氏

宰仲由將墮三都三都費邱成也疆盛將於是叔孫

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師費人以襲

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仲尼命申句

須樂頤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

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七境故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作不我將不

墮公圍之弗克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垂葭改名耶氏高平鉅野

縣西南有耶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

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尺郡傳必數日而後及

絳傳告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

內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

弗克

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

以頓子牂歸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也

夏吳伐越報五年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攜李勾踐越王名官

子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生輒為

丹符元龜 列國君部 卷之三十一 九



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劔于頸以劔而辭

日二君有治治軍臣奸旗鼓死軍不敏于君之行前

不取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

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

取其一履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姑浮取之還卒於啞去攜李七里

十五年十一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吳之入

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也俘取楚既定胡

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傳言

小不事大所以亡

五月鄭罕達帥師伐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蘆之子老丘宋地宋公

子地奔鄭鄭人為之宋欲取地以處之

哀公元年春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報柏舉也定

四里而栽栽設板築為圍壘周西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壘厚一丈高一丈夫

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許

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壘而出降使疆于江海

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海水之南蔡

于是乎請還于吳蔡既還蔡人更叛莊吳

是春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

郡吳縣西南大湖中椒山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

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

丹行元冠列國君部

以許之伍負日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

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於過者

四年傳曰澆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

用師滅斟灌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后

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歸于有仍后緡有生少

康焉為仍牧正牧官甚澆能戒之甚毒也澆使椒求

之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

縣庖正掌膳饈之官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

賴此以得除其害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思自以二女妻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以叔夏衆撫其

官職襄四年傳曰靡目有焉氏叔使女艾諫澆女艾

侯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遂滅過戈復禹之

績過澆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吳不如過而

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

勾踐能親而務施不失人所加惠賜親不棄勞推親

誠則不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

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介在蠻夷

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二十年之外吳其

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常為汙地三月越及吳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

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初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

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

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

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與

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

從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

是秋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孔圉孔孟孫鮮虞

狄師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將伐

絞絞邾邑邾人愛其士故賂以漵沂之田而受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廐曼姑為子圖父知其義故推齊

使為兵首求于中山中山鮮虞

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

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

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闕負函繒闕皆楚地曰

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

霍偽辭當備吳夜結其旅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

也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

之邑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蠻子赤奔晉陰

地陰地河南山北自司馬超豐析與狄戎楚司馬服

南鄉郡析南有豐鄉皆楚也析縣屬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

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楚也使謂陰地之命大

夫士箴命大大別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

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

武關道以伐晉士箴請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

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士箴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

地六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且將為之卜城

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卑楚師于三戶丹今

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徒詐為蠻

宗而盡俘以歸子作是立其

五年夏齊侯伐宋晉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

牟衛助范氏故地

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

寅于栢人吳伐陳復脩舊怨也元年末楚子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

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則干

是敗退還亦棄盟逃讎亦不如死一也其死讎乎將戰王

有疾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也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宋向巢帥師伐曹吳師所在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晉衛曼多帥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秋公伐邾初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

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

不信大國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

者危將焉保二德信與仁也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

不言故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對曰禹

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

壽春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

言諸侯相伐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

大夫以荅孟孫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

怪且阿附季孫大夫諫不聽茅成孟孫

伐邾及范門邾郭門也猶聞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

子請告于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折聞于邾言以

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言

以距魯成子以茅叛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

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

子益來

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獻于亳社

以其亡國與殷同

囚諸

負瑕故有繹

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

相就以辱之

是秋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子肥宋大夫

曹人詬

之不行

詬詈辱也不行殺丘止也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

曹伯及司城疆以歸

是春吳伐我初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

問可伐不

輒故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

有大國名無情實

伐之必

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

不狃亦故魯人

公山不狃曰非禮

也君子違不適讎國

違奔士也

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

未臣所敵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所託也則隱

魯所託

則為之隱惡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不以其私怨惡廢棄其鄉

好黨之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輒魯公族故謂之宗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

子張輒也

王問

于子洩

子洩不狃

對曰魯雖無與立

緩時若無能自立

必有死斃

悉則人人知懼皆將同死戰

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

楚輔之是四讎也

與魯而四

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

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

城故由險道欲初武城或有因于吳竟田焉僑田及吳

魯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鄆人以僑田及吳

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鄆人教吳王犯嘗為

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

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

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求焉言犯盟伐邾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

舍于蠶室魯地公賓康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

與拊朱鉏公賓康公甲叔子并拊邾鉏獻于王王曰

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明

日舍于康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于帳前設格卒三百人

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門之內

三百人行若孔子弟子與在二百人中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

至稷門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吳人行成

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拆骸而爨在

魯成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

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負載造于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乃請釋子服何于

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始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

欲因留景伯為質既得吳之許復求吳吳人盟

王之子以交質吳不欲留王子遂兩止

夏五月齊人取謹及闡宣元年傳曰內不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言也

也亦賂也魯前年伐邾以邾乙來蓋齊之甥畏齊故賂之惡內也初齊悼公之

焉勤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鮑收帥師伐

我取謹及闡

六月齊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姬故請師

也吳前為邾計魯懼二國同心故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

討之子餘大宰囚諸坤臺梏之以棘梏雍也使諸大夫奉

大子革以為政革邾太子桓公也

終



